

中国现代文学馆
钩沉丛书

主编 陈建功



萧三 佚事逸品

高陶 译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现代文学馆
钩沉丛书

高陶 译著

主编 陈建功

萧三
佚事逸品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三佚事逸品 / 高陶译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 5

(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)

ISBN 978-7-5039-4163-4

I. ①萧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萧三(1896~1983) - 生平事迹

②诗歌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K825.6 ②I2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87939号

萧三佚事逸品

译著者 高陶

责任编辑 斯日

艺术总监 杨林青

装帧设计 姚雪媛 刘玲子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(100700)

网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23.625

字数 260千字

开本 720×1000毫米 1/16

书号 ISBN 978-7-5039-4163-4

定价 36.00元

国人自古重“史”。而新史料的发现，对于历史研究的推进是不言而喻的。即便是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一鳞半爪，也会使史家乃至读者如获至宝。在文学历史的阐述、文学理论的论证以及文学批评活动中，新史料的发现当然也每每相伴而生，同样为新的立论和新的阐发提供坚实的基础。更有学养深厚、学风笃实的学人，常常会把搜集所得的资料，整理编撰，既是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服务，亦可供他人参考。这些资料，我们并不陌生，在林林总总的校点本、辑佚本、笺注本、年谱、诗文系念、书目、索引里都可窥其面貌。比如，鲁迅先生为了撰写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也曾搜集了大量的小说史料，又将这些史料整理成《古小说钩沉》、《小说旧闻钞》等。这自周至隋的36种散佚小说，毫无疑问成为研究唐代以前小说的重要参考书，也为普通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阅读兴趣。这正是“钩沉”的价值。梁启超所谓的“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”，为我们了解前人所思所想，乃至理解“人类社会史可能性的一切”和历史进程提供了依据。这些“痕迹”的再发现，无疑多多益善。

作为集文学资料中心、文学展览中心、文学交流中心、文学研究中心等功能于一身的中国现代文学馆，在收集、保管、整理、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、手稿、译著、书信、日记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片、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的过程中，在和广大的研究者、作家及其家属、后人接触的过程中，不断接触到曾被历史遮蔽、湮没、忽略的有关人物及有关史料，因此，编辑、出版“钩沉丛书”，是水到渠成之事，也是现代文学馆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。这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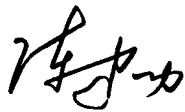
丛书，旨在把我馆认为值得引起注意的、涉及现当代文学的史料予以发掘，把某些有助于文学研究的带有资料性的著述予以出版。举凡作家的年谱、回忆录、传记、散佚作品等均在丛书出版范围内。这一工作，有赖于著述者的劳动，也有赖于广大作家及其家属、后人的支持，这是需要向著述者和支持者致以诚挚谢意的。

然而，我以为不能不指出的是，“钩沉”是有价值的。但“钩沉”出来的，却未必件件都有价值。

因此，其一，本丛书所含所有书籍的出版，惟以我馆认识到的参考价值为取舍，是否真有“价值”，有待研究家和读者的考量与开掘。其二，“钩沉”，绝不是为了“爆料”，为了“翻案”，为了“听唱翻新杨柳枝”。这在世道浇漓学风蒙尘的当下，是不能不有言在先的。也就是说，若有人欲借本丛书中涉及的一些史料断章取义、哗众取宠，谋取商业利润，概由炒作者自负其责。本“丛书”所涉及的资料和史实，并未经过本馆的考证与甄别；所涉及的观点，只代表编撰者本人的价值立场与学术见解，与文学馆的立场、见解无涉。

如果诸公能够从这套丛书中获取一些资料，经过甄别辨析，成一家之言，作为丛书出版的组织者，便欣欣堪以慰之。

是为序。



2010年5月7日

萧三诗歌归故里·序一

胡昭

21世纪伊始，接连地在湖南、沈阳、北京的报刊上读到萧三的组诗，既喜且惊：萧三是当代著名诗人，确切地说是前辈革命诗人，过世已经二十多年了，他的佚诗何来？

细细看去，每组诗都有“译者”短短的附文，说明这些诗是20世纪30年代，萧三在苏联学习和养病期间用俄文写作并发表的，但中文原稿多已不存；在1985年版的《萧三诗选》里只收入了《命该如此》等三首，另有二十多首还在俄文报刊上。把它们译回中文，译者如今完成萧三先生这一遗愿了。

恰巧这位译者高陶女士是我的朋友，我可以随时请教。她精通俄文，原在中国作协外联部、研究部工作，做过萧三的秘书，研究萧三有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她曾手编《萧三诗选》，写有二十多万字的《天涯萍踪——记萧三》，实为一本散文体的萧三传。听她聊萧三，是一大快事。近年间，她有一次访俄，街檐下避雨时一位俄罗斯老人问明她是中国人后，兴奋地大叫道：“啊，中国人！我了解中国人。我读过许多埃弥·萧^①的诗，革命的诗啊！”在她的书中还写到一件趣事：当年《世界文学》主编陈冰夷宴请苏联（或东欧）的一位作家，那位作家说：“我读中学时在课本上读过一首译成俄文的中国诗，背给你们听听。”于是全文背诵，萧三听罢说：“这是我在苏联时写的，你居然全部记得。”那位作家说，当年许多人家墙上挂着世界大作家们的照片，其中

① 埃弥·萧是萧三用外文写作时用的笔名。



萧三文俄文译者手迹

就有埃弥·萧的。

可是这些诗竟然半个多世纪后仍然不为中国读者所知，高陶决心把它们译回中文。于是她近年来专注于这一工作，于今成绩已见。这些诗今天读来仍然青春如火、激情澎湃，令人心动不已。

萧三虽曾留学法国、德国和苏联，深谙他们的语言与文学，可是翻遍《萧三诗选》，既没有哼哼唧唧令人肉麻的假洋诗，也没有一惊一乍的狂嚎乱叫；他的诗扎根于中国，他从小受的是故乡湖南湘乡山歌与船歌的熏陶，后来在延安学习民歌运动中又受到陕北民歌的熏陶，这些都融于他的血液中、诗行里。已收入《萧三诗选》中的《命该如此》是最早写于苏联、译载于俄文报刊

的，他自己直到晚年仍能背诵开头几行：“王老头子低声道：‘叫声林儿听分晓。命该如此天生成，今年收成又不好……’”让我们油然联想起20世纪40年代延安《黄河大合唱》中的《河边对话》，可见那一批前辈诗人都是这样学着人民诗歌来描写人民生活的。身在异乡，可萧三心向着祖国，他写的《为了苏维埃中华》是如此铿锵有力。1936年写的一首小诗《辗转反侧难入眠》明确地写出了他的思乡之情：“辗转反侧难入眠，浮想联翩寝不安。想想自己想大家，夜半无声又黑暗。不知何处犬吠声，梦中长沙重相见。”1981年为《萧三诗选》写的序言里，萧三说：“1941年我发表了短诗《我的宣言》，阐述了我的主张：只希望，读下去，顺口顺眼，不敢说大众化和通俗化，但求其，写出来像人说话……”这宣言他是贯彻始终的。读萧三诗而读不到高深莫测的洋味诗；也许使有些人失望；可萧三作为革命诗人的可贵之处和伟大之处也恰在这里。他的诗是为中国民众写的中国诗。

漂泊海外半个多世纪的萧三诗歌，今年得以重归故里，我们中国诗界应该大张双臂欢迎！但我心底还有一个奢望：再过两年就是萧三逝世二十周年了，到那时我们能否盼到一部完备的萧三诗歌全编？这些海外译诗，既然已经译回，不应再让它们散失，可有哪些有识（且有实力）之士张罗结集出版一本萧三佚诗集？

热切地企盼着。

本文原载《华夏诗报》2002年第143期

胡昭与萧三·序二

高陶

我知道胡昭与萧三并不熟悉。胡昭告诉我，他们也不过是在一些诸如“作代会”或作家的什么会议上见过几次面而已，彼此聚会的机会很少，说的话也不多，没有深交。但是胡昭熟悉萧三的作品，我们每次在京见面他都会主动聊起萧三。虽然胡昭的诗作获得过无数次奖项，但他从不提及，对别人，却总爱谈他人作品之长、谈他人品格之长。他对萧三这位老前辈更是怀着深深的敬爱之情。胡昭具有真挚、善良、谦恭的美德，他的话语让人感动。

记得当年把拙编《萧三诗选》和拙著《天涯萍踪——记萧三》赠胡昭“指正”时，曾得到过他的热情鼓励和真诚的“指正”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的各式各样的书请人“指正”者不少，真的得到“指正”的不多，大家都忙，我理解。只有这本书，胡昭实实在在地写了一页意见。他说：“读完了。就是一本传，一本很好的传^①有时太过自谦要吃亏的，若以‘萧三传’为书名，也许多订出一些。有个感觉，对萧三的青少年时代你可能资料不多，跑去访问，新鲜感也强，写得反而有滋有味，后面的你好像材料在手，有把握，倒写得有些漫不经心……”后面还谈到哪里与哪里可以合并，哪里还可以精简一点等，意见都很具体，是经过认真阅读与思索后的看法，都是很好的意见。他那么忙，身体又那么不好……感谢、感动又感慨，也让我深思。现在看着他那灵动飞扬帅气的墨迹，好像胡昭那厚厚的嗓音就在耳畔，那真诚的微笑就在眼前，

^① 我在《自序》中说：我要反复申明这不是“传”，而是“记”。

毫无疑问，这样的大好人确实不多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他又有了新的想法。2001年11月10日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道：“又翻看你的长篇《记萧三》有个感触：太厚重，非专业（诗人与研究家）难于啃下。可否编写一本小型些的，比如十来万字，二三百页的画传？图多文字少，搞起来不吃力，对读者又珍贵。”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某个“画册”出版的盛况，比如出版了某某人的画册，取得“非常好的社会效益，影响极佳”等，甚至还把该出版社的联系地址抄给了我，并对具体做法提出了建议。他认真地说：“因是画报社做，编、印都很讲究。这种书销路也好。你如觉得有兴趣，可请叶华、萧立昂和你共同做……”他还写道：“重读你的书，我很想写一篇小文，就叫《萧三诗歌归故里》（为本书序），说他的诗由俄文译回，在湖南、沈阳、北京等处刊物上发表的事。这篇文章由你写当然写得更好，而我刊、报手中都没有，引用也难。你在沈阳发的那篇（指写萧的文章）就最好，配上照片给《老照片》发发多好！……”真挚与热情跃然纸上。

可惜，当时我因其他的约稿催得很紧，他的这么好的建议不得不就此搁浅。现在想来尤觉对不住胡昭的一片好心。

记得在2000年底时，我稍有暇，便将埃弥·萧的这些译诗根据萧三儿子萧立昂的意见又认真地修改了一遍，并且决定和读者见面。我第一个征求意见的人便是胡昭，胡昭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与支持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在他顽强地与心绞痛、肾衰竭等多种病痛搏斗的同时，还关心着别人的工作、生活。我们搬家后，他给我写的信件我都珍藏着，任何时候打开它，都能感觉到有一个鲜活的生命、有一个闪光的灵魂面对着我……

他曾热情鼓励我写一本“音乐随笔”（现已出版），他曾劝我“小打小闹较不吃力，老是那种大件的活容易伤元气”，他曾给我抄治眼睛的偏方……有关“萧三译诗”出版之事，他则更加上心，为此，曾提过不少意见，意见不仅中肯，而且具体。比如他说：“简介（指我在萧三译诗前写的小文）写得很好，但过简。可否展开为一篇散文？‘一上地铁’是否‘一下地铁’？萧三终究在年轻人心中是生疏的，多写写他为好。”（2001年9月8日来信）

人世间什么最大？情最大！有什么能比真挚的感情更动人、更珍贵？现

在重新展开这些信件，这些在他艰难的岁月里抱病书写的信件，尤觉情感分量之重。

后来，我根据他的建议把这些译诗“分组”分批寄给了《湘乡之友》、《新国风诗刊》与《中国诗人》等报刊，很快都逐一发表了。

没有胡昭的支持与帮助，这一进程是不会那么快的。我当然感谢他。可胡昭却说，“连续见到萧三译诗及柴传片段^①，为你高兴”，“萧诗归还本土，首先是因为它自己的魅力，其次译笔传神也很重要。我何功之有？你的文章越放开写越好，《中国诗人》这篇就比上篇还好。”（2001年5月28日来信）

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：“一定要把你的这些译诗结集出版，我相信也一定能够出版。”

那年冬天，东北已是零下多少摄氏度，北京的室外也是寒风凛冽。这时我收到他的来信：

高陶：

新年快乐！在医院里收到你的信。是因为近期心绞痛频繁，本月十三号住进来的，点滴十来天已稍好，想新年假期不出去，再打点中药巩固巩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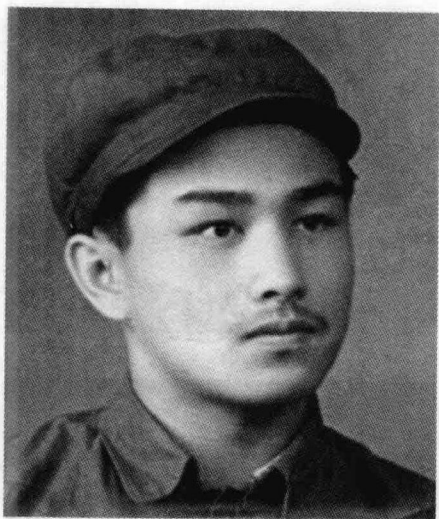
《萧三诗歌归故里》入院前总算写完，千余字小文写写停停，心痛数作。寄《湘乡之友》时已嘱编者：若能发出寄你一份报，谁知能发否。……（后面劝我们注意保养等其他事又写一页）

胡昭

12月27日病房里

我说什么！我还能说什么！一位病人，一位重病在身之人啊，还在想着别人，还在为别人忍住病痛……这些透着热力的话无论何时都温暖着我的

^① 指几家报纸转载我写的《柴泽民传》。



1951年，18岁的胡昭，赴朝鲜战地
实习前，穿上军装拍照

心。写到这里我的眼睛不由得再次模糊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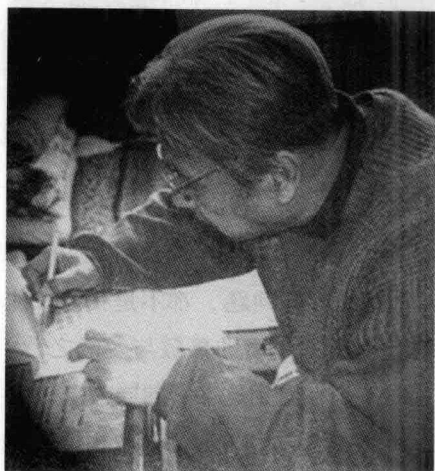
说实在的，关于我的译诗发表问题、他写文呼吁问题，都不是我请求他做，而是他主动想到做到的，这完全出自他对萧三由衷的尊敬与爱戴之情。可惜，这些萧三都不知道，而他的家属和朋友们在看到这本书的同时，也会看到，在物欲膨胀的今天，世上还有这么一些毫无功利之心、真诚相待的朋友，而这些人竟是如此稀有！

有时候，你会感到胡昭这个人很“迂”，对什么人都是那么实诚、那么热心助人、那么没有“戒心”，当然也包括他的“不认识路”和想看老朋友而总“摸不着门”的毛病。记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，他担任吉林省作协副主席。那年，访叙利亚作家团一到北京，他就病了。我陪他去协和医院看病。这本来是我在外联部的一个分内工作，很自然平常，可胡昭每次见人都说“高陶像个老大姐一样照顾我，带我看病”，他一直记在心上，好像我对他真有什么“恩泽”似的，念念不忘。有一个工作间号码是113，我记成131，他说是1313，走到门口一看，胡昭就傻笑起来：“嘿嘿，咱俩都不记数。”

“最近干什么呢？”我问。他答：“写诗。主要写诗，有时写点小说。我



1956年，还没有被错划右派的胡昭与妻子陶怡、儿子胡敦敦（胡冬林），正是春风得意时



2003年，胡昭在病床上修改文稿。

太笨了，不会组织素材，我看的外国文学主要是苏联的，苏联和咱们在道德观念上相近。”

胡昭好像喜欢咖啡色，深咖啡色裤子，浅咖啡色上衣，记得那次出国他就是这一身，后来到北京也常穿这种颜色的衣服。

后来接触多了，发现在他丰满的脸上皱纹线条粗犷，憨憨的笑，举止不甚灵活，厚道的外表之下，才华洋溢、热情似火，并有一颗金子般的心，令人尊敬、钦佩。生活中，我虽然“识路”，但也有很“迂”的地方，彼此有许多共同语言，于是我们成了坦诚的朋友。



1983年3月，全国第一届新诗（诗集）颁奖会上。由左至右：邵燕祥、黄永玉、流沙河、张志民、艾青、李瑛、公刘、胡昭、舒婷、傅天琳

后来我又发现，一旦给他去信，他常常不顾自己是否在医院或病榻上，总是立即答复，尽管我曾多次附言：“不必立刻回信。”可他还是很快回信，而且许多信是认认真真用毛笔写的，让人实在不忍。为了不给他增加负担，我常把回信往后拖，后来干脆把“书面”交流改成了“热线”电话。这样我心里才好过了些。

2004年2月25日，电话里传来胡昭女儿婷婷颤抖的、悲痛的声音：“阿姨，爸爸今天下午去世了……”我好像挨了一闷棍，心仿佛一下子沉到了海底……尽管早就知道他病得不轻，可还是埋怨他：“胡昭啊，胡昭，你怎么这么性急，怎么就走了呢？胡昭你傻啊，你！”接着眼泪便一串串止不住地落下来。

上帝不公，竟然没有把这么好的一个人多留一些年。胡昭在他还有许多诗歌、许多文章要写的壮年时刻，离开了我们，离开了他的爱妻、爱女、爱

子……就是今天想起他来，依然不能不黯然神伤！萧三若地下有知，一定也会为这位同行的早逝而深长叹息，但愿两位卓越的诗人在天堂里常常相聚！

这本书不应该忘记胡昭，为此我把他的文章《萧三诗歌归故里》作为“代序”收入本书，以示对这位真诚朋友、优秀诗人的敬意与怀念。

2005年1月于北京翰乐斋

为了最后的嘱托·序三

高陶

人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，连我自己都这么看。何苦呢？这本书是在我已逾古稀之年，健康状况不佳——除了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之外，最要命的是一只眼睛青光眼加黄斑变性，基本丧失视力，另一只眼睛1500度近视的情况下进行的。我常觉心慌头晕，体力不支，电脑前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便不得不终止。所以我只能躺着写，谁看到我在床上的写作台都会奇怪。其实很正常，我这几年写的书，大多都是躺着写的，习惯了。

在此书之前已有三本书的约稿，且可以收入颇丰。但我“按”住了那三本书。而这本书是不能挣那些钱的。

图啥呢？人家问。

不图啥。也许只是“信用”。

“信用”？哈哈，“信用”值几个钱？

“信用”不值钱。我知道，但我坚持。因为我答应过萧三，在萧老生命的最后日子里。苏辙说过：“以恩信接人，不尚诈力。”我信奉这个，不过是对一个最简单的价值观的坚守。

1982年，萧三已经历了数次病危一醒来一病危的死亡鏖战。5月我的脚骨折——真会凑热闹！不能天天去看他，心里十分着急。5月14日中国作协书记处派人来家接我去讨论萧三“悼词”的写法，决定由我起草。会后把我送到医院去看生命垂危的萧老。为了不让他为我担心，我把拐杖扔在走廊里，向他床边走过去。他那时已经“全靠氧气呼吸”，不能说话了。我拉拉他手，



1983年1月，萧三与夫人叶华和严辰、朱子奇、邹荻帆、高陶在医院

手还是温暖的，手指头动了动，好像在握手，不像垂危病人。我感到他眼圈红了。我笑着对他说：“我（的脚）已经好啦！”维佳在旁边说：“又激动起来了。”我见他呼吸有点急促起来，便向他招招手，他点头示意，我们退了出来。可怜的老人，我为你祈祷，让死神慢点来吧！”（1982年5月14日日记）

几天前（1982年4月27日），他还亲笔给作协领导写了一封信，要求“完全免除”我“一个月的工作”“以便出文集”呢，怎么一下子身体说变就变了呢？

1982年6月16日，我在日记里写道：

9点，刘和忠带我去看埃弥，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，他直点头，但不亲热。小菲（他的大儿媳）让我拿下口罩。他立刻笑了，真挚，发自内心的高兴。然后赶紧说：“快快！”我赶紧戴上口罩，可见他很清醒，怕